

徐小斌文集



第四卷

旧岸

徐小斌 著

华 艺 出 版 社



廖亦男文集

目錄

目錄

廖亦男文集

岸

廖亦男 著

徐小斌文集

第四卷

77915

727-2
47-4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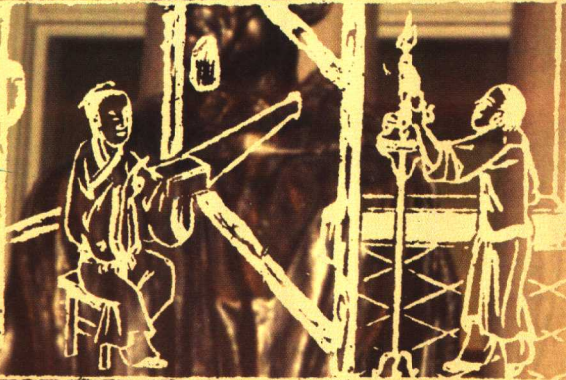
旧岸

徐小斌 著

华艺出版社

鑿壁引光

志學勤苦有常
夜因無燭引光



聖賢聖賢
廣識多聞

房倪寬十來受業孔安國孔安國府之名寬無

資財用嘗為弟子都養與諸生任其責也

時行實作肅志必道不以此為恥

後官至知縣輒也誦讀

鑿壁引光

家貧无由鄰舍有燭衡穿壁

引其光讀之邑大姓家富多書多積衡乃與其

賃作而不求價取頭得志偏讀之主人感其

資給以書資助以遂成大孝

談雞誦經

後宏高鳳字文通少耽李家以農為業妻嘗之

田之也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也雨鳳持

竿誦經麥為凉水雨沐所漂也妻还怪問明麥

由之而鳳方也誤誤所漂也

徐小斌文集

第一卷：羽蛇

第二卷：迷园

第三卷：海火

第四卷：旧岸

第五卷：折梦

责任编辑：金丽红 梅雨
装帧设计：张清平 平面设计工作室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·····	(3)
河两岸是生命之树·····	(77)
这是一片宁静的海滩·····	(176)
过门儿·····	(236)
黄和平·····	(247)
雾·····	(259)
请收下这束鲜花·····	(281)
那蓝色的水泡子·····	(295)
能人之外·····	(316)
广玉兰树下·····	(330)
得到的与失去的·····	(344)
童年的雨·····	(354)
春夜静悄悄·····	(364)

旧 岸

中 篇 小 说

(1981~1988)

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

这口小湖上结的冰仿佛又加厚了，在溶溶月色中泛着蓝幽幽的光。

上次和她在一起的时候，这灌木丛的叶子还没落光。微风拂来，那几片零落的叶子还会沙沙作响。她整个儿缩进那件褐色和暗红色条子的老式棉袄里。那棉袄是那么大，那么臃肿，她缩在里面像个小孩儿。发黄的柔软的发丝覆盖着她半个额头，双颊在月夜里呈现着病态的青白。尖尖的下颔儿倒是挺富于表情地向上翘着，使人能想象出她儿时的俏皮劲儿，淘气劲儿。

“真的，不骗你。我一点儿也不骗你。”她说。她这样说了多少次了。每当她这样说的时候，她眼神儿里就流露出那么一种可怜巴巴的神色。好像此刻我的一句话，一个反应都会成为她的判决书。

“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。”我这样说。笑笑。我也这样说了多少次，笑了多少次了。以至已经不想再笑了。我把疑问埋在心里。我想说，我相信你说的一切，但我觉得那很荒唐。是的，荒唐，但为什么要说出来呢？或许整个世界都是由荒唐构成的呢！难道我和她的相识、相爱不是很荒唐，很莫名其妙的么？

我始终怀疑她有一种穿透力，有一种非凡的心灵感应，我疑

心她读出了潜台词。要不，她干嘛反复进行这种无益的表白呢？要不，就是她身上还有一种没被发现的偏执狂。我的天！被害妄想型已经够了，再加上个偏执狂，她还活不活，我还活不活？！

“你看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和我梦里一模一样。”她紧紧地怕冷似地偎着我。眼睛里现出一种迷离的神色。这眼神使她的眼睛显得很美。我轻轻地吻吻她的睫毛。我知道，她又要讲她的梦了。第一百二十回地讲她的梦，那个奇怪的、神秘的梦。对正常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梦。这种梦也许只能产生于天才或者精神病患者的意识之中。

“那口蓝色的结了冰的小湖，就是这么被朦朦胧胧的月光笼罩着。周围，就是这样低矮的灌木丛。风，轻轻地吹，灌木丛沙沙地响。”她睁大眼睛，盯着湖对岸的一片白色的光斑，“我一个人来到这里。是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走到湖面上，轻轻地滑起来。我不会滑冰，也从来没滑过。可是……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就那么旋转了几下之后，我就轻而易举地滑起来。那是一片朦朦胧胧的世界，在那个世界里，你会忘了一切，甚至忘了你自己。你忘了你自己，才感到自己是自由的。真的，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那种感觉——那是一种身心放松之后的自由。我飞速地旋转着。头顶上是漆黑的夜空和一片泛着微红色的月亮。冰面上泛着一层幽蓝的寒光。我越滑越快，听见耳边呼呼的风响，在拐弯的时候，我仿佛有一种被悠起来的感觉。我想起童年时荡秋千的情景。可那时是在碧蓝的晴空里。空中飘荡着伙伴们的欢声笑语。现在呢，是在暮色深浓的夜里，周围是死一般的静寂……我就那么飞着，飞着，月光渐渐变得明亮起来了。突然，我发现湖面上的一个大字——哦，是的，那湖面上有字——”她突然顿住，声调变得恐惧起来了。

我默默地望着她。第一次听她讲这个梦，听到这里还真有点毛骨悚然。——不得不承认，她是个讲故事的能手。可是现在，这

故事我听了不知有多少遍了。它的开头，结尾，内容，……我完全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来。岂止是背下来，我还可以编成小说，拿到一家三流杂志上去发表。

但我不愿打断她。不仅不打断，而且每逢听到这里，便条件反射似的集中起全部注意力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，我知道她愿意我做出这样的神情，她希望我看着她的眼睛，听她讲。

“那是一个大大的‘8’字。这‘8’字在蓝幽幽的冰面上银光闪闪的……哦，我这才发现，原来我一直按照这条银光闪闪的轨迹在滑行，不曾越雷池一步。而且我发现，这‘8’字已经深深地嵌入冰层——这证明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上面滑过了。

“我想摆脱这个硕大无朋的‘8’字，于是有意识地按别的路线滑行。可是，我的双脚却被一种无形的引力牢牢钉死在这个‘8’字上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如愿。我惊奇极了。我感到这是一块被施了魔法的冰面——”

突然，她顿住了。在这刹那间，一切似乎都突然静止了。连风也不再吹。她伸出一个手指头按在嘴巴上，眼睛里充满了恐怖的光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我不知道这个疯姑娘又在玩什么花样。然而不能不承认，她的确富于感染力。

“看，看那！你看那冰上——”

她声音里的恐惧感是那么强，以致我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感到后背发麻，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只见那平展展的蓝色冰面上，写着一个硕大无朋的‘8’字。

我感到自己是被裹胁到一桩荒唐的事情中去了。常常听人说，逻辑和常规不适用于女人，这次我可是深有体会了。我的女朋友谢霓平时可谓是个明智决断、不让须眉的姑娘，可这回却干出了一件荒谬绝伦的事。更加荒谬的是，她还硬要我充当这一荒唐事件的牺牲品。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断然拒绝。然而，女人的韧性

和“磨性”又是一桩法宝。我终于屈从了。

我和谢霓是同班同学。五月份我们开始毕业实习。我们这些“文革”后的第一届心理系毕业生备受优待，被安排在北京最大、也是全国闻名的一所精神病院里实习。说实话，我对病理心理并不很感兴趣。如果将来有机会读研究生，我倒是宁愿选择教育心理或实验心理。

可是谢霓不。她考入北大心理系之前似乎就对精神病学很感兴趣。入学后，常常看到她捧着弗洛伊德、肯农等人的著作。有人说，研究病理心理、变态人格的人容易把自己也“折”进去。可她坚信自己神经的强度和韧性。

这回到J医院实习，她订了一套雄心勃勃的计划，我看着都眼晕。她挺怪。平时处理事情颇具大将风度，连班里很多男士都对她的冷静务实深表钦佩，认为她是女性中少有的务实派。可她骨子里却是个理想主义者。这一点，恐怕只有本人知道。你看，就说她这个计划吧，从微观角度看来，倒还像那么回事，似乎可行；可是从整个宏观角度和计划后面藏着的“潜计划”看来，她不仅是个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者，而且是个带有点狂气和危险性的理想主义者了。

实习的头一天我们来得很早。病人们还没有结束早餐。谢霓悄悄扯扯我的袖子。我这才发现，病人们捧着的白色粗陶碗里，只有灰糊糊的粥和几根棒槌似的老咸菜。那粥，一看就是头天的剩饭煮的。

不知是不是缺乏阳光的缘故，病房里显得很暗淡。墙早已不那么白了。上面布满了斑斑点点。病人们倒是挺安静，对我们的到来漠然置之，甚至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。

“东面第二张病床是躁狂抑郁症，王守志，部队来的；第六张病床是强迫性精神分裂症，乔德轩，教师；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跟他们聊聊。”郑大夫向我们介绍。

郑大夫是全国著名的病理心理学专家。是他在全国首创了心理咨询门诊。我们不少同学都读过他写的东西。没想到他还很年轻，四十岁出头，皮肤白净，一双眼睛十分精明，待人接物，一团和气。另一位刘大夫是他的学生，二十多岁，身材颇长，足有一米八五以上，可脸还是个娃娃脸儿，满脸稚气。紧跟在老师后面大步流星地走着，白大褂像鸽子尾巴似的晃来晃去。

几个同学留在男病房。多数同学跟着郑大夫来到女病房。一进去，劈面便遇见两个青春妄想型病人，向我们频频飞来一些莫名其妙的眼神。谢霓立即向我投来一个意味深长的、诡谲的微笑，我装作没看见，把头转了过去。

“西面那个角落是个重病号。景焕。原来是个街道工厂的出纳员。”郑大夫的声调依然不带任何色彩，但目光里却掠过一丝忧郁，“被害妄想型，这已经是二进宫了。”

这就是她，那个景焕。名字就有些与众不同。她缩在角落里，蹒成很小的一团。肥大的病衣把她全身所有的部位都掩住了，看不出她的体型。她长着一张很小的鹅蛋脸。脸色灰白，头发稀而黄，梳成一根蓬蓬松松的辫子——这种发型已经太过时了，但对她说来，却有着一种特殊的韵味。这使她看起来更像个豆蔻年华的少女。她是那样年轻，真想象不出她老了是什么样子。她的眼睛和长长的睫毛像一扇门，遮蔽了她的心灵。可是，她的嘴巴却暴露了她内心世界的一角。是的，她的嘴长得很美，丰满、生动而富于表情。我想，假如她再胖些，眼睛再有神些，肤色再鲜润些，那么一定是很好看的。现在呢，当然不能说是漂亮了。

“景焕，这些都是来我们医院实习的大夫，”郑大夫俯下身，口气温和地说，“他们都跟你年纪差不多，你不用怕。怎么样，这两天好些吗？”

她抬起眼帘。她的眼睛不大，却是秀丽细长的那一种，很像绢画上的古代仕女。她的目光看上去很温和，看不出有什么不正

常的地方。

“你叫景焕？这名字挺好听呀！”谢霓靠近她床边。看到景焕之后，我认定她便是谢霓需要的“模特儿”。果真如此。

“是《红楼梦》里的‘警幻’仙姑么？”谢霓故意跟她开玩笑。

“这名字是我妈妈给起的。”突然，景焕开口了。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很柔，像是害怕别人听见似的。

“哦？那我猜，你一定有个好妈妈，是吗？”谢霓笑眯眯地看着她。

景焕的眼睛又垂下去了。

我看了谢霓一眼。我们早就看过景焕的病历，了解到她有着一个极不和睦的、终日吵闹的家庭。她本人也犯过错误。她之所以被街道工厂开除，据说是由于和以前的男朋友伙同贪污。

我不明白谢霓的用意。

谢霓的家坐落在市中心。是那种独门独院的老式厢房。全算起来得有十来间。门口还有个不小的院子，栽着各式花草果木。在现在住房拥挤的情况下，这儿可真算是神仙住的世外桃源了。

我头一次走进这间客厅还是在三年前，大学一年级的時候。我那时当班长。为了应付“五四”青年节的文艺节目，我不得不低头踏上这座高门坎——尽管早有耳闻，她家的庭院之整洁，客厅之堂皇，陈设之高雅还是令我吃了一惊。

那是五月，艳阳当空，庭院里的竹篱笆上爬满了金银花，靠墙的地方栽着几株凤尾竹。窗台上，齐刷刷地摆着一排紫砂陶小花盆，栽着各色鲜花。倚窗台的一根较粗壮的葡萄藤上，还挂着一个相当精美的鸟笼，里面是只画眉，笼中挂着四个极精巧的小磁杯，分别装着肉松、蛋黄、小米和芝麻。

一进门儿，正面墙上挂着一副民族风格很浓郁的壁毯。那是两个造型别致的“飞天”，用一色的青铜色线织成，很美丽。壁毯

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琥珀石长桌，上面放着盆景和金鱼缸——都很新鲜：盆景的盆是个造型怪异的根雕，从一棵古树上伸出一枝枯枝，上面栖着只长尾鸟。布满苔藓的假山石长在古树洞里，假山石的洞穴里还长出几片飘飘逸逸的文竹。金鱼缸不是玻璃的，而是石头的，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石头，透明程度像是毛玻璃，迷迷糊糊的，闪着变幻的光。几色金鱼像是在厚厚的丝绸里面游来游去，更增添了一种迷离的色彩。

家具不多，都是桃花心木的。清一色的暗栗色腰果漆，显得庄重高雅。地板上铺着厚厚的俄式地毯，花纹图案都和室内陈设十分谐调，连花瓶、茶具甚至痰盂都是用的同一色调的陶瓷。

看到这份排场，我心里多少有点紧张。没注意到放在门口的拖鞋，于是一脚踏在地毯上，盖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章。谢霓的母亲，一位五十多岁、服饰高雅、颇有教养的女人，十分和气地安慰我说没有关系。这时拖着厚底拖鞋的谢霓走出来了。

“没想到今天大班长光临寒舍，”她嘴角上挂着讥讽的微笑，“……有什么招待你的呢？……我看看，哦，这儿有酒心糖……喏，”她打开小柜子，把糖盒子、饼干筒、水果盘子……统统拿出来，“喜欢什么就吃什么。不过我可以推荐一下，这种饼干挺不错，柠檬味儿的，平均半小时我可以吃一听。”

对谢霓的“吃”，班里同学早有领教。班里有几位老高中的男生都是美食家，但是绝“吃不过”谢霓。她在烹调方面颇有一套。当然，这也是实践出真知。据她自己说，她从小就爱吃，也会吃，能吃出食品的“个中三昧”。那次全班在香山聚餐，每人做两个拿手好菜，属她做的蘑菇馅饼和奶油酥卷最受欢迎。那天她高兴，又趁着点儿酒劲儿，话格外多。她大讲了一通中国烹调。从红案白案讲到各个菜系，最后颇带权威性地得出结论：“我国的烹调艺术是整个东方文明的一面镜子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不会吃，就不懂得文明。”